

天 上 人 間

中 河 與 一 作
方 紀 生 譯

株 式 會 社
錦 城 出 版 社

1196

箱
古
正
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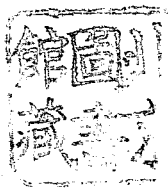
尾
古
修



鎬木清方畫



作者序



去年秋，有一天方紀生先生來茅舍見訪，說是要將小作「天の夕顔」華譯。我對於這作品譯爲華文能否受那邊的人士理解，雖不能說沒有多少的不安，但也很愉快地聽從他的話，請他執筆。

這作品以先曾由耶奇夫，發夏教授譯爲德文，送到德國去出版的。說起中國和德國，都是我是親近最愛好的國度。這部作品能送到這兩國，因之得到一些朋友，這是我再愉快再光榮沒有的事。

我自少年時代，就從這兩國得到許多文學的教養，特別是羅曼的氣質所得尤多。唐代詩人的詩和十八世紀德國文人的著作，是多麼使我幸福，和激勵我。

文學之爲物，貴在將瞬間的感動永遠化。自己對於單是根据現實的報告和左翼的思考的作品，絲毫不感興趣。藝術是給予人生以美的，它應該藉着美給人生以喜悅與感動。

多數優秀的文人，無論在中國，或在日本，皆以同樣的氣魄從事文學。只是到了近世，東洋也罷，歐洲也罷，都傾向於頹廢，物質化，忘却了精神之美。

現在世界上正興起着新的精神與思想。這是最美，最高邁，最以深愛爲根基的東洋的精神世界。

我能將這小作品送到德國和中國，把這兩國和日本相結合，在我實是無上的光榮。在這新精神的世界，這三個國家應該堅固的結合，共同前進。要自然地結合國家間的心，使彼此間最親密最深切地相理解，唯有文化的交流最爲有效。

我對方紀生先生的努力，從心裏捧獻感謝之忱，長久地記憶與此作品和先生，

並在此一生保持這最深切的心之交流。

昭和十七年五月一日

中
河
與
一

譯者序

東京的旅居生活，白天雖忙，夜間不免寂寥，讀正經書，有時不大起勁，有一夜在寂寥的時候，偶然想起找一本小說來譯，欲藉此以打破沉悶的空氣，但終於沒有適當的書。去秋到京都作短期旅行，歸途應堀口大學先生之約，至興津小住一宿，偶然談起此事，詩人卽以此書爲薦，並爲立刻寫信與作者中河氏，代爲徵求同意。回到東京後數日，堀口氏已與作者爲代相約了相見時間，於是我在一個陰天的下午，乘了小田原電車到祖師谷去訪問作者，談了約一個半鐘頭，承作者的允諾，答應我彥譯這本書。

這本書是頗聞名的著作，一年以來，已賣了十萬冊，再版了數十次。記得在一宴會合的席上，山口淑子女士就會對我談起，說她在讀此書時流了三次淚，又

誤了和朋友相約的時刻；同時又在新聞上，看到許多讚美的批評和已經有了德譯本的消息，所以我心裏早有了印象，不過直到決心翻譯以前，還沒有買它來讀罷了。

在細讀此書時，的確我也深々地爲作者的描寫所感動。書裏所描寫的是人世間現實之矛盾，生活之苦惱和良心之藤葛，而始終貫徹於男女主人公的靈肉上的是滿腔的熱愛，和一顆至死不渝的追求的心。永井荷風認爲此書足與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和繆塞的「現代人的告白」相匹敵，致書與作者，說要將它譯成法文，相馬御風則以爲後二者實不及前者，歎爲多年以來的傑作，此外與謝野晶子，倉田百三，久松潛一諸氏亦均不吝其讚美之辭，這些，或不免有些言之過火也未可知，但總之因此可知此書在近年日本文壇上之被重視了。

一般青年的朋友高談戀愛，往往誤入邪途，其原因之一在於不明白愛的本意何

在。原來愛情如骨董，價值很高，但真的很少，無怪乎不容易認識。在信點上，本書主人公的誠摯的精神與行徑，在在都可以給讀者以啓示。青年的朋友們，如其您是有心人，請勞神體察一下罷。

我之翻譯此書，其最初的目的，一方面固是自私，意在消磨寂寞的生活，但倘若因此書本身的價值，如作者在序文上所說，可以結合國家間的心，使彼此間最親密最深刻地相理解，也算是一舉兩得的事。如果讀者因了這本書，對於日本民族精神之高貴部分能有所了解，以爲互相親善之基礎，那是作者之所賜，也自然是譯者所期望的。

本書的扉繪，承鐫木清方先生賜予揮毫，譯者極感榮幸，謹此致謝。清方先生是日本畫壇的元老，聲譽久著，毋庸介紹，他的作品是不輕易可以得到的。翻譯此書時，承堀口先生的鼓勵，和至友川邊女士的贊助，亦應在此表示謝意。

本書原名「天之夕顏」，以夕顏一詞漢語並無意義，乃因其內容，改爲今名。譯者翻譯時，曾力求忠於原作，但因能力所限，倘有舛錯，尚乞不吝指正。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廿日方紀生記於東京新小川町客舍之如水樓。

天上人間 (原名天の夕顔) 目次

作者序

譯者序

本文

第一章	一
第二章	一八
第三章	四二
第四章	五九
第五章	七六
第六章	一〇七

譯

註

一〇

二六

扉繪

鏑木清方先生

挿圖

河野通勢先生

訂正

第七十頁之挿圖與
第九十頁之挿圖爲
手民排錯應對調

天上人間

(原名天の夕顔)

痴然望穹蒼

——相思的人

會從上面降下來麼？

——和泉式部(註一)

第一章

讀者對這事跡很難置信罷。在現代人，置信的事如何困難，我是很深知的。雖然如此，對於這我最熱烈置信的近乎狂熱的故事，無論如何，請了解判斷罷。

我算是虛度了一個夢幻的生涯。我所度過的生活底意味，可以說，完全被那夢

幻而悲切的願望，消耗了整個的空間與時間。貿貿然地說來：恐怕人們多半要感到肉麻，恥笑我的徒勞也未可知。這就是現代，原無足怪。然而在我，是不打緊的。我生於現代，跋涉了最難堪的孤獨的道路。

我最初與那女人相見，還是在京都大學上學的時候，那時我前々後々聽見那女人的芳容不少次。她並不是格別的美人；在我所住的那非正式的公廨房間的對面等處，有時瞧見她。這是那來的女人呢？我當時常這樣想。

過了一些日子，我才知道她是那家裏的小姐，結過婚，做了人家的妻子的。

一天早晨，她到我屋裏來閑談。她告訴我她的丈夫現在去了外國，又告訴我說，她不久會失去了唯一的母親也未可知。我記得她向我訴說了這樣的悲哀的事。

我知道她的母親，也就是那公廨的女主人，入了病院；却不知道她病的那麼利

害。

不久那女主人果然死了，她穿着黑色的喪服，哀泣着參加母親的葬儀。這一切想起來總有點奇怪，那時候的異樣的狀態，短期間裏，總是不時地想起。

當守通夜（註二）之夜，我也一塊參加着的。這夜裏她的獨子在深更時枕着坐墊睡在蓆上，被那女人的叔母把另一坐墊安放在那小身體上面，變成了饅頭一樣的孩子樣兒，看去覺得更加一層的悲哀。

因為她約我參加四十九日的觀音講（註三），於是那天我也去了。然而像我這類的人對於這種集會是格格不相入的，呆不大一會兒就回來了。可是不久她送來供奉的點心，隨後又寄來帶着儀式意味的信，那信的文章中，對於我的不見外，在她母親入院時去慰問，以及其他近來的幫忙致了謝意，字寫的滿好滿好的。

那時候我已搬了家，搬到靠近神樂丘的朋友家去了，但不知何故，對於這封極

普通的信，感到無限的愉快。自己對她所做的本僅是單純的善行也未可知，然而實際上，這種事情恐怕容易有可怕的惡魔於不知不覺中，在背後作祟罷，我後來這樣想。

我立刻寫了回信。想像着那女人悲哀的心情，寫了回信。

不久她又來信了，在信裏她說「母親生前時常讚美你。」又寫道，爲了聯想起母親的過去的記憶，到那邊去時，再見面罷。

然而我們並不會相見。我和朋友在一起時，口頭上雖常說着頹廢的話，實際上卻是排斥頹廢而有剛情有氣骨的青年。以後不久，用了某種藉口，我會用信向那女人借過書。我雖是學天體物理的學生，亦許就因此之故，對於女性的文學，認做一種趣味，以爲沒有比這更美好的了。

所借的書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嘉列妮娜」(Anna Karenina)，讀到安娜從雪

國的火車下車，來與馬羅斯基作不幸的，同時卻是世上最充滿喜悅的會見時那一頁，發見了一張名片。

那其實不能稱爲名片，說是紙片也許好些，這是普通名片的一半大的東西，上面隱約地寫着細小的字道：「未知何日再相逢？」

這雖不是特別爲我寫的，我卻把它反復讀了許多次。第二次借「包華利夫人」(Madame Bovary)時，也有同樣的書籤夾在書中，寫的是高內侍(註四)的歌：

相約毋相忘——

如果難持久，

就是今日死了也好哪。

她是爲誰寫的呢？或者誰爲她寫的呢？或是她爲我寫的罷？我當時會胡亂地猜想，結果我確定無論如何，總不是她爲我寫的。把它當做不是爲任何人而

寫的最爲合適，換言之，當它是不知何人無目的地寫出的東西，則其優美之點，更加耐人尋味。因此連我也在這紙的背面，無目的地試寫點什麼。

我在這種狀態之下，恰有一些麻煩瑣事，好久沒給那女人寫信。

後來那女人又來信，信中說我們彼此間恐怕有什麼隔膜，如果有就請彼此告白。又說兩人之間如果有任何障礙存在心中，那是最難受的。

我對這封信的意思不知應如何解釋，極苦於了解。因此寫了「請告訴我那是什麼意思」的返問信寄了回去。隨後就接到她「適有事要到那邊去，見面時細談」的回信。

在六月下旬，石榴樹的紅色小花開放於枝葉間，我正忙於預備考試的時候，說是從王禪寺歸來的途次，那女人到我這裏來了。王禪寺這地方是她曾參禪過的，又是她母親最近納骨的處所。

恰巧正是我用晚飯的時間，我照實地告訴她，她聽了有些興奮似地說，那末稍々等着罷，說了向我借一本書去看。我那時候給她什麼書，當時心裏很謙遜地想了想，記得拿出來的是兒童文學一類的作品。

吃完飯過去一瞧，她很快樂地站了起來，又重新再行了一回禮，然後坐在布墊上。但是這時候她的臉不知怎地變的很蒼白，使我感到極不可解。

「您的臉很青呢。」

她聽這發問，要加以說明似地，停了一會說道：

「因爲丟了戒指上的紅寶石哩，在回來的道上。」

「真可惜呵。」

「不要緊的，這沒有什麼。」

說着她說這是禮物，拿出了櫻桃的筐子，一邊說着話一邊弄着手巾，將手巾捲

了打開，打開又捲上。這一天，她所告訴的事是，她自己的婚姻並非不幸，只是丈夫出洋去國的翌日，她整理衣物時，忽然發見他的日記，據日記所寫，知道他丈夫愛上了另一個女人；他現在之出國，是因這女人的追求所苦，為逃避而出走的。

她說起他的出國是對於她本人有愛情的表示，因此在很長的期間，她本人為此所煩惱。她說寫信去外國對他提起此事，也許因為苦痛，總不見回信，真是別無方法，不知如何是好。現在是決心愛着丈夫，因為已經有了孩子，無論丈夫在外國多久不歸，也決心要長久等待的。

她說，正在這時，我與她開始相識。和我這兄弟一般的人相交際，有點姊弟的親愛似的，覺得是無上的幸福；但是如果我不知不覺之間愛上了她，她說，她想起來就感到危險的。

「如果這樣我……」

那女人誠懇地說，

「現在還好，不過再交際下去，在我的立場就要陷入苦境。所以今天是來決絕的。」

「你說什麼話？」

我對這意外的結論無話可說，於是率真地道出自己的心思。

「我這方面是不想抱着戀愛的希望的。」

「可是……」

「我只認這是友情。所以像今天這樣的狀態，我想決沒有什麼危險。」

我對於她今天來決絕的最後的話，感到不少的狼狽。

「可是，我是已經下了決心才來的哪。」

「……………」

「……………」

「那末我們倆，就從此不再見面了麼？」

「我是這樣決定之後才來的。」

在隔桌端坐的她的身上，有一種威嚴表現出堅固的決意，我被此種決意的強力所壓倒，竟至不知說什麼才好。

這是我與她相識以後被她遺棄的最初次。

然而正爲了這次的被棄，我在此二十餘年來，陷入了繼續思念這女人的運命。

我們簡直把一生整個都豁了出去。這事情，我不知要怎麼說才好，總之，我一直思念她，以至於今日，還在過着難堪悲苦的生活。

那一天的黃昏以後，我們初次一地並肩走着。

我們並不常相見，何以會有那一種彼此情怯的心情，覺得總有些不可思議。不過，我自身呢，總是想保持着冷靜的。

然而那和這樣優美的人結婚，還要戀愛別的女人的男人的心理，在我想來，總是猜不透。正在想着時，那女人突然對我說道；

「你長的真高呵。」

雖是毫無深意的話，然而這話之中，因為說着話的一刻，是最初又似最後，充滿了那女人長久苦思的激烈的悲哀，到了後來，使我反復想起好多次。

無意地看去，她在女人裏雖算是身長的，但在我肩膀下，我聽見她的頭髮。

走到熊野神社前時，正巧來了電車，她就由前面登了上去。

開車以前，我注視着她。她呢，也用着燃燒的眼睛瞧着我，電車開時，彼此深深地行了禮，車拐了角，於是就瞧不見她了。

第二天早晨，我接到她寄來的封緘的信片，這信片寫着——

「我茫然坐着電車，被它從七條的驛站運到島原。好容易繞到車站，在鏡子前面映照自己的臉時，呵々，整個的蒼白呵，覺得差不多要倒下去似的。回到神戶家裏時，已是深夜十一點鐘。本來不想把這種事告訴你，可是，呵々，現在全都向你說出罷。實在的，我在不知道什麼時候，竟傾注着熱情，愛上了你。直到二十八歲的今日，我從來不曾遇見一位像你這樣可敬愛的人。請原諒我說出這句話罷。最初，我瞧見你畧有些不當行爲時，我是要禁止你的，什麼時候都抱着這心思。但是現在我這方面却自己先保持不住了。並且到了今日，對於平素恥笑着不自然的愛情的我自己的那種單純觀念，想起來覺得可恥之至。我現在失去了母親，失去了丈夫，又將失去了友情。可是這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我那時候向你借書，爲的只是掩飾自己心情的與奮而已。我的臉色青白，並不是爲了丟失紅

寶石，只因爲那將要向你提出最後決絕的決心，使我陷入那樣悲苦的境地。總之我已向你作最後的決絕了。所以不要緊罷，什麼話都寫出來罷。我是多麼受自己感情的抑制呵。我常常想使自己恢復冷靜的心，到任何地步都以美的友情相始終，不傷害於你，而又貫徹我本來的堅固的決心，爲良妻，爲賢母地生活下去。我是多麼地這樣矜持呵！然而這一切都沒有効力。今後的事不知道怎麼樣，也許什麼時候再有做好友的機會也未可知。可是如今，我內心的心聲，是電擊一般堅強地否定說「不！」的。因此，已經下了極悲切的決心，我現在決定不再與你相見。」

讀了這封流着淚而寫的信，我立刻寫了回書。在那信裏，我寫道，你對我的爲人還是一些也不了解。倘若你靠近我來好好觀察，你的不放心就可以一掃罷。我但願如此。

然而那女人從此以後，書信和其他消息都是杳然。由此可證明那封信裏的話，

決非一種愛情的虛構，然而我雖感到她的決意之堅固，每一想起，追求她的心理反而陡然地強烈起來。

是八月下旬的黃昏，我焦燥地跑到神戶邊境的熊內地方去訪問她。也許因為我不像她那樣情熱，她感到有些不滿罷，我那時想。

踱過多傾斜的神戶街道，到了一片松林倒影的砂地，在那可以時常聽見波濤吼聲的地方，好容易瞧見那女人的家的門牌。

這其間，不知什麼時候，那女人的孩子走了出來。

「阿廉。」

「唔。」

這時孩子喊道「母親，有人來了。」在這當兒來開門的正是那女人。穿着華美的浴衣，看去十分婀娜，可是以前曾見過的喪服的幻影，好像還隱附在上面。

上了樓，大阪方面的街灯在海的彼岸明滅可見。這是她指示着告訴我的。看去很是熱鬧，又似夢幻，人世間各種營生，在大自然的黑暗中，寂寞地隱現着。

不久，她給阿廉穿上有帶子的浴衣，叫他去睡。剩下我們倆人。

「你真能找到這地方哪。」

「因為太想見你了。」

「可是，我已經堅決的下了決心哩！」

在她的眼裏，那忍不住的淚珠閃着光。我感到她的決意是依然不能動搖的。

「我，我每晚總把你最初到現在的信全部讀着哪。因為不讀了是睡不着的。」

「那麼，全都給撕碎了罷。」

我順應着她的決心如此說。我是這樣的男子漢。我愛好剛毅的性格，因為決意這種事的強烈應是人生的契機，任何事都可因之而遂行。

於是她很愉快地把書信的包袱拿了來，放在那裏。我順手把它拿在手中，在她面前，一封一封地使勁給撕碎了。不用說，我在撕信時，她的心裏未始沒有阻止的念頭。她一滴一滴地流着淚，靜々地瞧着我撕。

「一封也不給留麼？」

她低聲地說。然而我那時狂暴的脾氣正在發作，一封也不留地全都把它撕個乾淨。撕完信，爲了從這事上尋求新的感動，我那時不想離開她家回去。在那女人，不消說，對於我的回去也感到可怕不安的罷。

可是最後的電車會開走的，我只好站起來告辭。

「那末我走了。」

「那末從此以後不再相見了哪。」

當從她的屋子將要下樓，兩人面對面的時候，她的身體好像感着了電，一瞬之

間，我覺得她好像要倒下去。同時，我自己也有同樣的感覺，覺得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從身體中間通過。

然而不久我即轉過身子，從樓梯上走了下去。我們倆好像此時超越了理性，有彼此合爲一體，緊緊相抱的傾向。但是，正因爲此事之未曾實行，卻恰好表現出我們兩人直到今日的愛情之形式。

我那時抱着發狂似的心情，從高坡上往下走着。那女人隨後也跟着來，說是要送我到阪神電車的大石站。那是盛夏的晚上，夜已深，天氣涼爽，別無他人，兩個人差不多不會開口，沉默地向前走着。來到朦朧的氣燈前時，向後倒的兩人的影子急速地回轉前傾，那影子從腳底下一直向前伸延着的移動的狀態，至今我尚記得清。

最後的終電車來了。兩方面互相爲禮道別。我不會揮手，只呆楞地望着她。這

是最後的情景。她的心，已經沒有法子再挽回了。

第二章

過了兩年。我聽她的話，總沒去看她。這對於我是極難忍受的事情。然而對於她這種愛的逃避，在我實在不敢有所強求，或有所誘惑。我很了解她精神的苦悶，我尊敬她這種心境，很想以她這種心境為主體，從而發見真實的愛。

到了第二年的六月，她突然來了一封信。那是看見新聞上載着我父親死去的訃聞，來對我表示哀悼弔唁的。信中說是好容易覺得稍稍能從過去苦痛的境遇中逃出了，現在以半感謝的心情來寫此信的。

我讀了這封信，在父親死去的不幸中，真感到無限的安慰。於是我立刻跑到她家去，對她說：

「你的信拜讀過了。覺得能和以前一樣與你相見，所以很快活地跑來看你。」

「可是，不有點危險麼？」

她這樣說。

「但是你的信，不是說已從先前的心境逃脫了麼？」

我哀求似的說。

「可是燒過的木材是很容易着火的呵。」說着她又繼續道：

「好罷，倘若感到危險的時候，我立刻就逃避罷。那時候你可千萬別阻止我，哪。」

這句話，與其說是出自優柔的女人心，毋甯說是出自求道者的虔誠心罷，我那時這樣感到。

「好罷，聽你的。」我歡躍地答說。就這樣地，我們又開始了再度的交涉。

此後在第幾次相見時，她很懇切地道：

「我爲要忘記你，不知受了多少罪呵。可是，怎麼樣也忘記不了。總是覺得你老是坐在那坐墊上，你的影子總是瞋見，真是沒法辦呵。然而挨到如今，我已經能冷靜地忍耐那過去的痛苦了。」

我聽了這話時，感到人間的所謂愛情，是能以克己工夫把它神聖化，優美化的。聽了她的自白，更感覺到她的人格的高崇。要把她當普通一般人看待，在我，任何時候都是不可能的。

她比我大七歲。她的複雜的心理，在我這樣的人到底不能了解。我反省自己是如何的尊敬她時，連我本人也變得溫順起來。

我正直地對她說：

「我和你分別以後，不知怎的，也老是想，在什麼時候，你也許會來看我罷。」

瞧見人力車垂着竹簾走過去時，痴想着也許是你坐在裏邊，有好多次跑去偷窺那對面拖來的車子，跟着它跑，去試瞧裏面坐着的人的臉。」

在兩人對坐的時候，我雖然用極平凡極普通的口調對她說了這話，然而我倆彼此的眼中，不知何時，早已將彼此宿命的暗示瞧得很清楚了。

忘了在什麼時候，她用着與平時稍爲不同的口調說了這樣的話：

「這是我們別後不久的事情。我患流行性感胃病了約兩個星期。有兩三天的體溫是超過四十度，那時我想若是現在死了，在最後的瞬間，無論有什麼障礙，就是見一見面也好，總要瞧見你才願死。與任何人不相見都行，只有見過你才願死去。我抱了這心情寫下遺書，聽見在樓下有你的脚步声，哦々，到底你瞧我來了。在我最後的日子，你叫喚我的聲音也聽見了。我爲要回答你，想站立起來，可是總站不住腳，只好爬着將戰慄的身子挨到樓梯邊，這樣的事情有過三四次之

多哪。」

說着這話時的她的臉上，那獨有的美更顯得光艷動人。而且，好像帶有一些宗教成分似的。

一邊瞧着她的臉，一邊聽着她的這些話，我的心是多麼的躍動呵。她的那種美，這，在我早已變成了絕對的了，沒有比這再美的了。

我如此的讚美她，請別以爲是盲目的胡說，因爲從她少女時代的相片看去，我並不覺得她多麼的可愛。然而現在，在我眼前的她呵……

比任何無上的東西都要深遠的，含蘊着熱情的那靜穆的性格，使我什麼時候都被它痛苦地羈執着，不能逃避。

任從那一方面看去，例如眉與眼間稍爲靠近，頰與顎間的線條之美，與稍大的木彫般的嘴唇相調和，那姿容是不可形容的高貴，同時她一動作起來，却又使人

感到一種嫵媚雅致的風情。

她的聲音帶着含蓄似的低音的調子，身體有一點弱不勝衣般的些微的駝背，腰身以下很長這一些，不可形容的，令人感到真是一種美人的姿態。

生於信州上松地方的豪家，女學校時代是在東京上的，因為父親的熱心，自然而然地，從幼小時候常與父親一同去參禪，或者正是爲了此故，使她有了常々忽然充滿了奔放與禪機的反省的性格。

因了此種關係，她的結婚也由王禪寺的管長爲介紹人，而現在丈夫出外期間，與管長相見的事，於是成了一種必要的義務。

「老師時常說，脫離愛慾之垢，即能得道。可是我呵，到底什麼時候能得道呢？」

某天早晨，我很早地離開公廨，來到在西灘的她家裏。

「哎呀，我想你今天不會來的，你倒……」

我那時候正熱中於劍道，那一天正是練習的日子，她對此事是很深知的。然而她見了我，很愉快地，一再拿了種々の點心和水菓款待我。

「我也好幾次想到京都去的。可是有那人在那裏……」她說着又繼續着以下的話。原來有一位不僅供給她丈夫出洋全部經費，而且關照着她的生活的關西(註五)財閥住在京都，她對這財閥存有報德之心，同時也有半恐懼的心理，所以她的與我相會，總是存些戒心，恐怕讓他知道發生誤會。

然而事情尚不僅如此，另外還有一個戀着她的人住在那裏，也使她陷入苦境。

「他在外國有信叫我回娘家去，我現在之所以仍住在此處者，因為有老師住在近處可以照顧的原故。然而老師的家，也有叫我不願去的顧慮。」

這是指老師的第三子，新得學位的醫生，她發見他最近也在戀着她。

「可是他是很好的。我偶然做了錯事，被老師責備時，他無論如何都袒護我的。」

我聽了她這話，覺得很不安，不能忍受。她與我離別之間，新的事態已發生了好幾次，僅僅是聽了，也很不好受的。

然而不久，我聽說這醫學者對於她的愛戀爲老師看破，被痛責不該對人妻抱不倫的非分之想，受了嚴重的監視，被迫到外國，到那裏不久，因服安眠藥過多致死了。

這事情雖不知要怎樣解釋才好，但是我想人之死因，倘若是由於心中抱着愛情，那是再可憐沒有的。我每想起這醫生的悲劇，不禁跟着便想起自己身世之淒涼來。

我對於她之不因夫婦間感情冷淡而那樣地受多數人愛戀的理由過于明瞭，同時

想像起了一一加以拒絕的她之爲人，沒有一時不悲從中來。實在說來，我對於她不能說連一次也未會懷疑過。

然而每當懷疑的時候，總是覺悟着自己的心之貧困。

那一天我躺在篋筒（註C）前面，聽到她上面的話時，突然有將去失了她之感，爲這種不安所強襲，我渾身戰慄，急劇地充滿了絕望的心情，像孩子似的說；

「抱々我罷，抱我……」

她聽了說，

「呀，怎麼回事，好大的孩子呵。」

說着緊握着我的手，然後將身子靠近我，要壓我似的，橫躺在我身上，緊緊地抱住我。於是我的腮接觸了她的腮。很自然地，毫不牽強地，我這樣和她相接觸。在心的充奮中，我們戰慄地互相緊抱着，呼喚彼此的名子。

「我說，你的感情真強哪。」

過了一會，她有些恐懼似的，把我從自己胸上推開了說。那時候她穿的是單衣，我現在的記憶裏，還記得那是漿的很硬的，格的人有些痛。

過了一會我們走到外邊。因為她說要一同散々步。走了一程，她突然有點難於前進似的，

「怎麼辦呢？」她說，

「有相識的人來了哩。」

「這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這般相愛，讓人家瞧々不也好嗎？」

我的心裏，充滿了縱使有任何事態發生，也不再失去了她的強烈的願望。所以就是她要去買點心時，只是短々の片刻，也不願離開她，終於不叫她去。

我們緊挨着走到河邊。那裏沒有橋，我們想過去，於是我們作了準備。因為對

岸人跡罕至，極爲寂靜。她先撩上了衣襟，邁進水裏。我們手牽着手。在流水中，小石上，她的腳顯得和白色的魚類一般。

在水中涉渡了好一會兒，我們挑選水淺的地方，在那兒閑步。過了片刻，她用手巾拭擦了自己的腳，然後將手巾遞給我。可是不知怎的，我卻把自己的手巾掏了出來，將腳拭了。這事情，在今日想來，我那種親和之中帶着剛強的性格，在那時候已經出現了。

不久我們來到灌木的樹蔭下。

我所喜歡的繁茂的小叢林就在近傍，樹林對方的夕空染得殷紅如血，與海面相映，放射着眩耀人目的光輝。

一邊眺望着這種景色，我在她的右方坐下了。不知不覺間，天上的紅霞已經消失，海已昏黑。正在這黃昏將盡時，那一種空

氣之色與氣溫包圍着我們，令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爽快，不可思議的甜蜜難忘的感情。

靜々地並肩而坐，那時我想，唯有這樣的情景，才是人之一生到任何時候都難忘記的罷。

哦々，那時候一切寂靜，我們四週，無論是大樹，是小草，都是寂然無聲，我們覺得，在這境況之中，世上唯獨我們兩人而已，我們能永久不分離，長久這樣地在一起。而當我們感覺到這在流轉着的時間突然完全停止似的那種感覺時，我們又好像住在永遠之中。

我們心中流動着的靜止的愛情，已經完全化爲一體。這種兩人合爲一體的事，在人間的生涯中能有幾度呢？

可是那時候我們雖靠近地坐在一起，當偶然想起將來我們會離散時，却不禁悲

從中來，淌下淚來了。戀人之喜悅這東西到了極點，什麼時候都要有悲哀出現的。

我那時候忽然瞧見她的腳。那是光着的腳，在瞧不分明的夕暮的光裏，小趾整齊地排列着，覺得有如姊妹們並肩排坐着那樣的可愛。

「叫我踩踩罷，秋子姑娘。」

我這樣叫着她的名字，使勁地有點亂暴地踩了她的腳。

她興奮地，又驚又喜地笑着說，

「真癢呀！」

說着搖了身子，趕緊拿衣裾將腳蓋上。我那時很想抱了她，但心裏只是想着自己，並沒抱她就站起來了。

這時天快黑了，她說她怕蛇；我爲了趕蛇，走在她前面。我自覺自己的年青的強力，拾起了竹棒，很快活地舞弄着以表現自己。



一會兒，她瞧見道旁的夕顏花（註七），將它摘了，她手中持着白色的花，顯得黃昏的顏色格外的濃。

「爲什麼你先結了婚？」

我突然對於運命感到深々の疑問，有點生氣，對她這樣地問。

「哎呀，嚇我一跳，說起來，我晚一點出生才好哪。」

「真不知道能不能和你長久一塊住呵。」

「可是，不久你也要和某一位女士結婚的喲。」

我一聽到她說我要和別的人結婚，任何時候都會生氣，咬着牙根，怒目而視。

「可是和你這樣大個子的人住在一起，像我這樣的人準會叫你壓扁了哩。」

我的確有頑強的體格。喜好軍人式的規律與嚴重性。然而一被任何神秘力所襲時，即在走着的身子，也會因喜悅而戰慄起來。

我鬆了握着的手，低下頭，想要以自己的唇去接觸她的唇。然而她說道，

「不行哪。」

她的心裏，大約尚有難以相許的意思。我對此雖不免有些不滿，但也沒作更進一步的要求。

不久她說道；

「我有點疲倦了咧。」

因此我們又在那裏坐下。兩個人都希望在一起，倘若分離就不好受，覺得身體上起了某種變化似的。

天全黑暗了，她的夕顏花，不知不覺已瞧不見，從海上括來的風，吹得單衣覺得有點冷。

「不冷嗎？」

我用兩手把她的手包了起來，放在自己的胸上。心的悸動很強烈地衝擊她的冰冷的
手。

這時似有穿白衣的人走了來，聽見了足音，於是我們站了起來。

「不要緊罷，這個樣兒。」

她整理着衣領，忽然小聲囁嚅道。

這樣地我們回到家的附近，因不想離開，又再從家往遠處走去。

她的頭髮好像有些鬆，我伸手到她頭上，同時用和她一樣的低而優柔的聲調和她說話。然後又把手放到她背上，這回我卻說；

「你的帶子有點要散開啦。」

她聽了避開我的手，伸手向帶上整理去。

於是我的手從她的畧傾斜的背上落下，順手自然地抱着她，兩個人的唇遂突然

相接了。

天空上的星座 排成十字形，現出青白的顏色，像月亮似的放着光，當我的手離開她的身子時，她反而用力的好像綑縛似的緊夾着我不放。

「我們或者從此永別了哩。」

我突然爲不安所襲，如此的說。她聽了緊閉着眼睛，明顯地搖頭道：

「給我寫信罷。」

我了解世人爲戀愛而自殺的情緒，也深知情熱之驅使人甚於理性的這種事實。

我對於因此犯罪的人，不吝予以充滿的同情之淚，對於世上悲苦的宿願縮於一瞬間而尋死的人，極願注以同樣之淚。然而在我們倆，無論如何，卻總不能和世人取同樣的態度。

「我以前會讀過這樣的小說：男女兩人相約有了一萬圓才結婚的故事。」

「知道的。」

「什麼內容呢？」

「存錢存到一半，不是有一個死了麼？」

「我們也……」

說到此，我的聲有點啞了。

我於一切的事，不知怎的，總是往絕望去想。如今說要和她離別，就這樣感到不安。這能說是友情麼？能僅認爲是友情麼？然而這僅僅是友情而已嗎？

那時候連自己自身也覺得有些可怕的感覺呢。

此後第二三次相見時，她說道；

「請坐在這椅子上。」

「做什麼呢？」

「沒有什麼喲。」

「知道了。我先坐了你也坐下不是？」

「哼，是的。」

我倆的心情帶有淘氣的成分，在無言之中，無論何時，彼此都成會意於心。然而此事在後來想來，覺得這簡直是預先知道將要永別，故意如此做出似的。

後來，我終於接到她寄來的信。這信是來作第二次的拒絕的。——我倆之間，仍是除了斷絕之外別無方法。那信這樣說。

「事到如今，真是多麼可怕呵，然而我還有了這樣的事：在此刻，夜半三點鐘時，在我眼前放着你少年時代的寫真，我方才有多少次把它緊壓在我腮上呵。左思右想，已經不能再見哪。在許久以前，早已決心斷絕，可是到了現在，仍是渴望着相見，這種欺騙自己，以為自己的心已歸平靜的我的矛盾，請你體察罷。然

而到了相見時，我的心却又突然悲傷，苦痛，不知如何是好。

想起來，這兩年間我那矜持自重的心，在僅々三四次的相見裏，竟已消滅無踪，破碎不堪了。我的這脆弱的心，請你別見笑罷。哦哦，這數週間相見的日子，是多麼的愉快呵。然而，日又一日，這進退維谷，坐臥不安的我，也請你垂憐罷。」

我對於這信的回信說，決絕實在不易，從各方面想，這事情是人間心境的不可能的真實；爲了她我縱犧牲一輩子的幸福與名譽也所不惜。我又歎息她的道德意識之悲苦，說這悲苦的心使她更加一層的美麗。

對於這封信，她回信道——

「這事對你說了好不好雖不知道，但你的回信之到來，我是多麼地在等候着呵。讀了你的信，我的心好像得了一種新發展似的感到安慰。抱着無限的依戀，

我昨夜在窓畔坐到十二時，在那里兀自沉思。海的景色永是那樣的可悲，到了最後，我對一切失去了判斷力。

只是我想起的是昔日高僧的純正品性，而想起自己對於孩子，對於丈夫，對於你的我之低能，唯有覺得羞愧無地。

並且到了今日，不能與心愛的人相見，想起來也許是一種試練，我們的運命，更加可歎呵。這是多麼慘酷的試練呵！我有許多次因此想到死。可是想起周圍的一切，我於自己的自棄就生了戒心。只是我心中所充滿的是，一想起了你的心境，這個決心，覺得不過只是爲自己打算而已，於是我更加難過起來。雖然如此，我心中期望着有人能了解我，將我的自慰自恕加以諒解之後，仍覺得也還是除了安分地活下去別無方法。

只是今天，我老是這樣的空想着：不論那一天，我們突然能够相見，一塊兒談

着過去的往事。

方才我靠在窗際坐着，正是十一時左右，月亮初升的時候，聽見了三味線註八的聲音，那也許是清元註九，我一聽了立刻感到心身舒適，爽快，覺得自己變得溫順起來。一想起人類的弱點，忽然覺得像現在這樣的悲切的相思，有些近乎偽善，甚至于覺得唯有今宵，我自己才有認識自己是女人身的感覺。請原諒我這充滿了矛盾的思緒罷。

怎麼寫也寫不完的啊。在現今難於決絕的心情之下，想到這是最後的信，擱筆的事覺得真是可怕。

呵々總之，縱使一生就從此這樣地隔絕着虛度過去，但是只要我活一天，也要爲你祝福一天的。這是我最低限度的慰安。請你此後選擇朋友時，別再交際那些像我一樣罪孽深重的人罷。此後再不想和你相見，信也不想不再寫了。我的心呵，

對於你的任所在任何時候都知道的我的可悲的心呵。」

在紙的空白處，她又寫了建禮門院右京太夫（誰子）的一首歌——

心懷裏

極想忘卻往事，

「請回憶過去罷！」

清澄的月亮却對我這樣說。

我很清楚地想見那悲苦的她的姿態和竭力號泣的聲音。世上最悲慘的事情，她的信裏滿々の充滿着哪。

從此以後，她就和我不再相見了。

我在那時以後，有許多次走過她家，並且也會在那裏長久痴立着叫喚她。然而門永是關着。她的家裏什麼回答也沒有。

在最初，我這方面也許沒有她那樣地燃燒着愛情也未可知；然而如今卻正相反，比起那悲切的她，比起她先前那樣的追求，我更被那追求她的強烈的情熱所惱，至於不能自持。

我有好多次甚至羨慕起她周圍的桌子，椅子，和坐墊。只因這些東西任何時候都能在她身邊。我爲了悲歎，漸々地食慾減退，失眠，至於支持不住。有好幾次無意識地走到她家的附近。我的臉蒼白，我的身體漸次消瘦。

第三章

然而我的心中也有着與她同樣的以自制爲美德的精神。很想相見。可是這事對於她除了予以痛苦之外，沒有別的。

倘若運命允許的話，我倆終有相見的日子。倘若那是真愛，則它能貫徹全生

涯，教我們忍耐，能把絕望與死給追跑的。想到這裏，又有了某種與她分離的力量在鼓勵我的心。

我是生來頗溫順健康的青年。因此我自幼常以誠實克己與勇氣爲美德。我之愛她，感到某種背德的時候，就用剛毅的心，試使運命來幫助我。既沒有破壞她婚姻的意思，我就沒有追求她同居的權利。愛上某人，並非一定要與之同居，這種意識，再沒有我那時最痛切的感到的了。這是人世的安排哪，我在這個時候總鼓舞着自己。

我獨自個兒登上了山，望着深夜的天空，淒涼寂寞的況味，似乎不僅地上如此，就是宇宙本身不是也一樣麼？我這樣想。凝視着以前我在教室裏所學的星辰，覺得它們也因激盪的悲哀而嗚咽，好像在迴轉。那顆紅的烟燦着的火星，他本來與其母體太陽在一起，只因太陽自身被熱情所燃燒而將它彈出，如今在離開

了母親的太陽的暗夜空中，孤獨地寂寞地放浪着。它身體上燃燒着思慕母親的熱情，苦於內心的抑制而哭泣，懸掛在夜空中。而且做母親的太陽，爲求夜的來臨而戰慄歎息，悲苦萬狀，守着天的軌道……

這正和我與她一樣，想起以前在一起，更覺如今之痛苦。我好幾次爲聽着天體的嗚咽，在那裏站着側耳細聽。

不久我大學畢業，召應入營，進了沼津的聯隊。我的生活從此一變。在聯隊裏，要服從於絕對的權威，使我的身體疲勞，使我精神的苦悶趨向於某種別的現實之力，而感到自己得救。

雖然如此，我這樣地離她遠々的，卻有時仍被她的幻影所襲，好幾次遇見和她相似的人，以爲就是她，趕緊繞上前去，要看個究竟。

這其間兵役期滿，不久我被任命爲附近的富士山麓之氣象觀測所所員。然而身

體一清閑，我的憂愁又開始了，我的那種說不出所以然的沈鬱的性格，比以前更甚。

這時我住的處所是某神官的家。我在那裏又和她再去信了。不消說回信是一封也沒有。我坐在那樓上，茫然地等着她的信的時候，是常有的。

像病後高熱未退動作遲鈍的不愛言語的人似的，我的哀愁就這樣的次第地養成

了。
在這時，我的隣居有一少女，她在我前面走過時，見了這寂寞沉悶的我，「還坐着哪！」總是一邊這樣說着指責着我。

她是天真爛漫的，把我當做自己的朋友似的，這一天倘是結的日本髮，就會說，「我今天的鬢髮不稍後向嗎？」或「不像角力的麼？」等話，來求我的批評。

我於是張大了眼睛，回答了她。有時候她道：

「這半襟(註十一)合式不合式？」說了嘻嘻地笑着指了領子給我。

她是有美而低聲音的女子，似乎有一些憂鬱之處，問了年齡，僅比我小一點，可是卻常在衣櫥之前像孩子似的躺着，舉起雙腳，又復放下，或者當她父親在院中整理花木時，她邊吃着點心，邊傍觀着，總之，有着許多孩子氣。然而當我每次瞧她這種狀態時，這事的本身，已經是愛上了她的證據也未可知。我記起了好多次她對我說，要我和好的人去做朋友，我就將這少女來實行她的吩咐了。

當我走往裏口(註十二)去時，常常走到少女的家。有時她邊洗着衣物，連人也不瞧地，也不期待人家的回答地，獨自說着自己的話。

她說下雪的那一晚，有汪汪叫着的小狗，把它抱來養了，就是現在的「利昂」；又說，和狗一塊住了就會懂得狗的心情……這樣無頭無尾的對我說着。

我對她的存在，當做小溪的清流看待，是聽也行，不聽也行的自然好音樂。

以這少女來和她的關係相比，雖是淡泊的多，不過是極單純的交涉罷了；然而我卻在這少女身，尋出了一個美的靈魂。

這少女和她是不能比較的，她在我是絕對的，永遠的。然而這少女也令人感到有一種清新的性質。例如她拿了許多木屐在室內堆着玩，令人見了發生一種不可言說的可愛之感。

也許因為不能多外出而此，在這類事情上，她會感到了天真無邪的歡喜。而這種趣味決不是什麼華美的，是有樸素的美的，因此甚至令我感到有一點淡淡的哀愁。

她的缺點是對我的一切一點也不清楚，因此我把她當做我的哥德的最初戀人瑪利尼亞。因為那時我正讀哥德的作品，對於他的煩惱發生了密切的同感，所以我也想把哥德對瑪利尼亞講小人國公主的故事來對她講述。

故事是，某人愛上了可愛的小人國公主，要向她求婚，公主說倘若你能變成和我一樣小就……說着給他一個戒指戴上，於是這人就 and 公主住在一起，但是可悲的是，公主一點也不了解那人的一切，因此男人沒法，只得將戒指磨開，再變成普通的人。

這少女簡直和小人國的公主一樣，我對之真是沒法。可是在她那無邪的氣質中，卻有着可愛的成分。這點在上丁年紀時，是會消逝去的。她並非有意識的想這樣做，所以自然不會感到何等的不安。

我之愛這少女是真實的，我常在人們面前，不避諱的愛撫她。

她的家正在神社的裏側，簷下的對面是竹叢，在雨天，竹影的波動看去顯得十分陰沉。記得我會望着這竹叢，在那裏和她談話。

然而不久，少女的兩親來逼迫我和她結婚。因為我們倆在某時有了肉體關係，

而這種肉體興味的的事情被發見了。不過我那時一點也沒有結婚的意思，少女的哥哥是那地方的醫生，有一天他抓住了妹子加以診察之後，猛烈地向我抗議道，

「你破壞了我妹妹就這樣完了麼？」

「破壞了？」

我發怒地反問。

「不用說，是你先誘惑的。」

「可是，這事情，用不着這樣脅迫罷！」

「有意結婚沒有呢？我先要問你。」

「只是爲了這樣的事，我不想結婚的。」

我那時候將未經好好考慮的事，這樣乾脆地回答他。

「你說什麼？那末我去官廳告訴去！」

我的心分外的發怒，簡直燃燒起來了。我自然有了責任。然而我無論如何總有不服之感。說什麼肉體關係，把這當做一種遊戲看去，只要不弄出孩子來，在當事的那個本人，並非不是不能解決的。……

可是這時候我瞧見她，我對之頗有一點不以為然之感。她那時正在鄰室，兀自默然不語，她哥哥走了時，還只管在那裏梳頭，我看了真有些寂寞而不能滿足。雖早知她是此種性格的女人，同時或者她會被兩親和哥哥所責，這也許是她的可愛處，可是在我，對於她這種默然的態度，總不以為然。如果我是她，那我一定會跳了出來，為那對手的男子辯解的。……

話雖如此，實際上是不能不結婚的，我這樣想。所謂結婚這件事，常常需要這類錯誤為條件也未可知。細想起來，我這擋事，較之世間的結婚也不是不自然的事哪。

正在這時，我忽然想起離別五年的她來了。我要我她商量這件事去。唯有她，對於我是全知識。只要她對此事表示同意，我就可以下決心。想到此處時，我好像得了救似的。

我往神戶去信。說有要談的事很想相見，有重大的事苦於無法解決。

不久她的回信來了。還是不來的好。和你再度相見的事真可怕。見了面會煩悶至於不能忍受的。信中這樣寫着。她對於和我相見的事，早已痛悔到無以復加哪。

不過我的決心已經是非實行不可的。以這個對於自己結婚求判斷的正大理由，那能對於和她見面的事斷念呢。

那是我二十七歲時候的夏天。我搭乘了白天的急行車。恐怕就是她，雖然用信拒絕我的她，也己知道找下了決心要找她的罷。

呵呵，那時候的愉快的感情，那種數年來不曾經驗過的心輕輕的飄々然欲飛的情緒呵。長久間總不會抹去的濃厚的憂愁，在一時之間已被拂拭乾淨，神秘似的，如魂歸故鄉那樣的愉快呵。

我每一次都伸出頭去讀每一驛站的名字。數着驛站的數目，看着表以計算時刻。我雖坐在坐位上，簡直感到好像火車生了翼，一勢兒只向生存着的目的飛去。我投入了思慕的奔流，感到自己在奔走着。呵々，她那靜穆之美的臉龐，多年的別離，現在我能見着麼？她的聲音，她的周圍的一切……

當我降下新建的帶着海的意味的驛名車站時，那種惹人迷戀的，無上的心的感動，那兒會再有呢？

明朗的，人間最無暗影的肯定一切的喜悅，充滿了我心府。

我按了門鈴。

門隨即開了，那女人道：

「哎呀，你還是來了哪。」

她的臉上有着平靜的預知之感，那種不可動搖的決心表現着。

我邊行禮邊說道：

「來了不行嗎？」

「不行。」

她靜々地答道。

這時我感到對她的不可正視的羞臊。這是因爲我有着曾經陷入肉體的陷井的自意識的原故。

「天很熱呢。」

她說着遞給我一把團扇。

我偶然擡起頭，用那不能堪的感情，目不轉睛地注視那令人戀慕渴望相見她的臉。

「出去洗澡好不好？」

恢復了輕鬆的狀態之後，我拿了毛巾，和她一同往街上走去。

我抱着悠悠然的心情，從澡堂出來，在炎熱的太陽下，以昔日的心情，眺望那被白雲所蔽的六甲山的周圍，然後先回到她的家。

「哎呀，已回來了。我在那裏等着你哩。」

「時間長了些，以爲你一定已回來的。」我這樣答着，感到以前未曾體味過的滿足，充滿了心中的全部。

然而她在和我談到結婚的事時，一霎時感到身體的縮小和戰慄，隨後冷靜地道：

「做了這樣的事而不結婚，是不行的哪。」這時她的心裏已經是在劇烈地痛哭着。可是她的這個決意，可以說是爲她自身，又爲我那對手方的少女，已變成了不可動搖的命令。不久她又道：

「早點回去罷，早回去的好。」

這句話裏已含有些威嚴的調子了。

「好久不見你了……」

「可是你現在正逢着最重要的關頭哪。我祈求你，祈求你任什麼時候，都要憑着良心，做弱者的同情者。」

「你是不是有點對我生氣呢？」

「我嗎？」她狠狠地瞋着我，說道，

「我並沒有生氣。只是我感到自己好像得救似的。」

這是什麼意思我不能了解。是現在才能服從良心的命令的安堵麼？或是因爲能從我的可怕的誘惑好容易逃開的意味麼？

這時她坐在客廳正中的籐椅子上。我凝視着她，壓不住心中的感情，終於向她跪了下去，從她的膝下抱住了她。她不動地任我所爲，只是當我站了起來，更要接觸她上身時，她用嚴肅的口調說道；

「不行！我要生氣哪。」

我被她的話的威嚴所懾，只好返回原來的姿勢。

「還去早回去喲。」

這回是比較和藹的口氣。

於是她叫來兩輛人力車。然而我坐在那裏，毫無移動的意思。過了一會，這回是她來跪在我面前了，她以充滿了愛情而帶着催促的態度道；

「喂々，早點回去罷。給我去和那人結婚罷。」

我的靈魂已碎，心中嗚咽着，用力緊握住她的手，站了起來。

無可奈何，只得挨到人力車那邊去。她的車跟在後面，我們穿行過夜的街道，搖々幌々地來到三之宮車站。

我們進了食堂，卻什麼也沒吃又出來。問了她，知道她丈夫不久就回來，叫她很有些不便。

呵々，雖然如此，那樣的喜悅而去，如今這樣悵惘而歸，想了起來，我真是難以忍受呵。從天國被送入牢獄不就是這種滋味嗎？這樣想着，自己也覺得不勝可憐起來了。這時候的她，好像就是送囚人的典獄吏哩。

兩個人在黑暗的驛站附近走着，心想此度回去恐怕再也不能相見了罷。想着時我的脚好像被鉛網縛着似的沈重的很，就是竭全身之力，也有行不得也之感。那

時候的不可思議的人類肉體的變化，真是神奇之至。

我們在狹窄的候車室的角落裏並坐着。避開了凝視着的鄉下姑娘和老頭子的視線，我用細小的聲音悲切的道：

「我很想抱你呵。」

「我將來更要痛苦喲！」

在她的聲音裏，對於我的同情顧慮的心緒，和那一種忍痛的拒絕的心理，那時的我是很了解的。

我雖想第二次要求她，但終於壓下了自己的情感，以維護她的心平靜，什麼也不敢再說了。

一會兒開始剪票。可是我有些站不起來，心魂消耗，身體沉重，大有寸步難移之概，好容易走到月台，抓住了車站內黃色的欄干，呆然如有所失。

我於混亂的一瞬間，想起和她最初相逢時的一切情景，感到欲哭無從的悲痛，塞滿了胸膛。

一會兒，急行列車很利落地開進了站。我拖着不能動彈的身子，簡直如夢遊病者一樣，爬進了自己的座位。

我無意識的開了窗。她在距離約六尺的地方站着。深藍色的帶花紋的絹製的浴衣，朦朧地徜徉着。我爲了不使忘記，用失了視力的眼睛注視她的臉，簡直是竭了全身之力哪。

火車開始動了。我感到一切從此要完。我記得曾向她爲禮，她那時怎麼表示，已記不清，我絕望地倒在自己的寢臺上，以後的事已經都忘了。這是可悲的她的第三次的拒絕。

第四章

我回到自己的室內，覺得這是她的意志，發見了結婚的意義。她的確是我的良心。我撥除一切障害，叫了那少女來，決心和她同居。

或者這樣就能將她忘了也未可知。我的生活，或者從此轉變了也說不定，我非這樣做不可。好幾次我鼓舞着這種心情，我爲我的青春的妻買了許々多々の東西。

可是，我太過偏重自己的趣味了。不許她穿帶紅色的東西，一切照我所喜好的裝飾她。這使她顯然有些不服，我的計畫從開初就失敗了的。

然而不幸的是，不久她得了肋膜炎的病。自初病起二年間，我過着看護的生活。

我爲了她轉地療養，入病院，送回娘家種々的事耗費了整個的歲月。

最初我覺得這太可憐了，後來我認定這許是非正式夫婦的一種報應，要以不幸做結局的。

可是一切의 污穢衣物，我從未交給下女，爲了使她歡心，總是自己動手爲她洗。記得我在洗濯時流過許多次的淚。不能與地上最心愛的人同居，如今我反而過着這樣的生活。……我常常想起這種傷心事。

我實在不幸，這不幸就是良心。我不能不靠良心而生活下去。這樣想着，終於心上浮出的是如次的悲歌：

除非憧憬而相愛的人

哪能了解我的哀愁？

被一切喜悅所拋棄的

孤獨者喲，

在天涯遼遠的彼方，

呵々，愛我知我的人

遠在彼方的天空。

我的目眩，

我的五臟燃燒，

除非憧憬而相愛的人

哪能了解我的哀愁？

我多少次唱着梅斯忒 (Mister) 中的米尼容的歌，藉以自慰。

後來我決定與病妻隔離，在她稍好些時，把她送回娘家。在覺得她可憐時的情況，正與今日的狀態相似，我那時已感到是再也不能忍受的苦痛了。對於結婚的事，覺得萬分可怕，已不敢再想嘗試第二次了。俗語有「換了牛改騎馬」的話，

而我則任什麼也不想再騎了。

經過了痛苦的結婚，如今更加愛慕她起來。自己是爲她而生存，除她以外，任什麼也不在念中。自己極想回到魂的本然。這乃上天賦予我的運命。我決心要獨自個兒生活下去。縱然是聽了她的勸告，可是實在因爲和她以外的第二個人同居，如今才會碰到生涯的大過失。我的心被一切不能忍受的憂鬱所再盤踞，把我弄成了近乎無表情的痴漢了。

三四個月後，我轉到東京做事。那是我三十一歲的春天。正是和她相識以後的十週年。

有一天，我坐了電車，在須田町附近，看見對座坐着一位穿青色衣服，向下瞧着，如有所思而笑的女人。

我吃了一驚，這原來是她。這是運命招呼我們在一起哪。我趕緊走上前去，站

在她面前。

這時她擡起笑臉，看了看我道：

「哎呀，我總以為你在沼津呢。」

這話的意思，含有經過大震災時，我們彼此間彼此的掛記。這話裏，明瞭地含着我是否遭難的關心着的苦痛，如今脫離了不安的安堵的心情。

「我到現在也還想着你住在神戶哩。」說着我的眼裏充滿了淚珠。呵々，我們何以能這樣再相逢呢！

「真偶然呵。」

「真是的……」

兩個人這樣說了，覺得再也說不出別的話來似的，感動極了。

手牽着吊皮帶，我又再度瞧着她。應該是將近四十的她，與以前稍變了，有些

圓熟，優媚的表現出一種苗條婀娜多姿的情態，更令我發生了新的獻身之感來。在她那青麻的單衣上，束着單衣帶，使人感到她的那種毅然堅貞的氣品和大胆。我現在的心裏，才感到所謂運命中的最愉快和完全的報應。

跟着她下了電車，我們進入附近的食堂。

「老惦着你還在沼津呢。」

坐下之後，她又獨自個兒再說這句話。

這句話在她是如何重要，而且那時候她是如何以我的安否爲念而心痛，我在聽後，深深地再度感到。而我倆之間，雖然現實方面是疏遠，但在靈的方面是何等的接近，由此可以明瞭地知道。

我此刻對於她的住處，比什麼都想先問。可是我從沒有像那時候相信所謂自然運命，並且想起那運命的神秘力。所以縱使不打聽也會知道的，倘若由她嘴裏自

然地說出，那該是多麼愉快。因此我問了她別的事情。

「你要哪那兒去呢？」

「因為那邊有漢方的醫生……」

「是誰害病？」

「主人有點不舒服，他打在外國時就胃不好。」

兩個人對坐着喝嘛啣水。

由食堂走出，來到新宿驛，在那裏站着說話，簡直說個沒完。我所唯一想問的事，終於對她說出了。

「你還是對我抱着同樣的心情罷？」

我以嚴肅的態度最後問道。

巡警在我倆周圍儘轉灣，緩々地踱來踱去。其態度上，不消說，是對我倆抱

着猜疑，覺得女人好像在等待救助似的。

她對我的話，終於不會回答。不久她微笑着小聲道：

「你們男人是那樣自由的，只要高興就……」

呵々，這是多麼意外，在長年苦痛之後，聽了這句話！我登時氣得連眼前一

切都瞧不見，粗暴地道：

「你說的什麼？你想我是那樣粗俗的人嗎？」

我狂喊似的說了。不了解我的心境而說出這話的人哪！

我不斷地快速地拼命爲自己辯白，說了許々多々の話，這樣的激情之言連續地迸出，恐怕她仍不會了解也未可知。雖然如此，她已知道自己的多疑，而爲我懇切的話所驚，於是情熱地撫慰我道：

「哦々，我了解你哪。」

我歎了一口氣，推開了她，走到剪票的地方去。

我在那一瞬間，如夢初醒，在那裏呆楞地站了好一會。以後我怎樣地回到自己的家，一點也記憶不起來了。

然而我如果不將以前的生活狀況告訴她，總不能安心，因此第二天爲了再見她，一清早便跑到新宿驛，去等候找漢方醫的她。

可是驛站這地方，四面八方來的人如潮水似地湧出着，要仔細地找人，在事實上，心理上，都是困難的事情。於是繼續了兩天，怎麼也尋她不着。於是我想還是尋找那漢方醫的好。

第三天我直接到須田町，進入了一家乾物屋（註十三）。

「這附近沒有漢方醫麼？聽年老的人說，這一帶有的。」

我進了門立刻問道。可是好容易打聽着了，走去一瞧，却已搬了家。問有女人

來麼，那邊就表示猜疑，反問道「爲什麼要問這個？」這樣地在八月炎熱天氣下走乏了，第二天竟致發了熱。

但雖然發熱病倒了，在惦着無論如何非見她不可時，忽然奇蹟似的心上浮出一句話，八年前她說過自己的孩子進甲陽中學的一句話。

崇高的戀愛每有神助，爲了這類的天啓，普通不能辦到的事，在戀人們每因熱情而得成功。

我想起了八年前她說過的別無深意的一句話，趕緊以戰慄的手給甲陽中學寫了一封詢問的信。不久來了回答，說該生已轉學於麻布中學。一探聽，又知道這學生在四年級時考入一高（註十四）。於是我又立刻到一高去，在那裏，終於問出了她的家。

我把費了幾天所寫的詳述過去生活的長信帶在懷中，到她家去找她。

從小田急(註十五)電車的代々幡上原下車，橫過那箱根土地會社所開墾的高壯的分讓地，走上稍高的坡道，在青竹茂密的地方找了找，立刻找到她的家。

那裏有一棵不甚高的野生的松樹，似乎是開墾時留下的，黑色的松葉遮蔽着她的屋頂。

我在門前站了一會兒。由上次分別時的情形推測，來拜訪她恐怕不會開門讓進的罷，我想。

然而我看見她時，她立刻取開入口的門柵，說道；

「真虧你找的着哪。」

「哦々。」

我心中充滿了不會表現於外的感動。

「你怎麼打聽到的呢？」

這是愛情幫我我的。除此之外什麼也沒用。但要如此回答却需要苦痛的情緒。我們在紫檀桌的兩方對坐着。家中只有她一人，院裏深々多樹陰。

無線電的機關不會開，屋內充滿一種靜穆的氣象。

我鎮靜地從懷裏取出那封信交給她。她讀了兩遍後說道；

「我不想做出無理性的事情呵。到了如今，一切的事只想全憑運命支配……」

「……………」

這時候，一隻白色的貓靜々地爬了出來，從屋子的邊緣處跳到院裏的石頭上，在那裏兀自不動地蹲着。看着這種情景，心裏感到一種清澄的氣象。

「我本想再和你相見了的。」

這時候，我感到有些類乎可怕的感覺。對於她的聲音，好像聽不入耳似的，有什麼可怕的心靈通過，叫我往別的事想的一種感覺。記得我那時自己滿腔莫



明其妙的苦悶，接觸着她冰冷的態度，簡直悲不自勝，氣得滿臉通紅。

我這樣地對她那樣地迷戀，而她却……這樣想着，我心裏突然起了狂暴的殺意。

我沉默了長久的時間，細味她的話。呵呵，我們之間，最初她是那樣的狂熱，現在卻輪到我這樣的苦戀，我們的關係難道就此爲止麼？我的心，那有一天，或半日，不是屬於她的呢？我在地上唯一的對象，如今是凄慘地破滅了哪。

過了一會，她好像豁然了解似的，突然低聲道：

「就是我的頭飛了，我這決心也不會變的。」

我反省着她這句話，一霎時間，心胸酸楚，哭也哭不出地喘着氣，好像有什麼要從胸膛裏迸出似的。這時候我的悲哀和憤怒，變成了深々の歎息了。在寂靜

裏，斷續地對談，彼此的心，明瞭地相示着，令人有前世宿緣之感。實際上，她現在很知道我有殺意的。我的心，她比我自己還要清楚。我決不是一個孤獨者。她方才已告白了她自己的痛苦，我還有超過這以上的使她苦痛的權利嗎？

我如此地細想，覺得她的心苦悶，那種難以忍受的苦悶，變成一種良心的姿態打動着我。

我於是決定忍耐下去。不管遇見什麼事，除了忍耐，我沒有生活之道。如今我不能離開她，畢竟是爲了她拒絕我的要求，倘若她允許我的要求，那末從最初時就會對她失望，會把她忘記無疑。我甚至於想：正因爲她是道德的，反而煽動起我的一種不道德的念頭哩。

過了片刻，她眼睛帶着悲哀的表情，又重說道：

「爲什麼你非追求這爲人妻的我不可呢？你不想這會使我們破滅的嗎？」

我聽了靜默了一會道；

「我等到什麼時候都要等你。等到多啱你的心已經自由，我要等你到六十歲。」

「……」

這時候她的全身，雖在盡力忍耐，已不能自制，由些微的痙攣而劇烈地戰慄起來了。

這時我張開了眼，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她。她雖然已經一如往昔不動聲色，但也可以看出那可怕的情熱，以某種不可形容之力在激動她。

一會兒，她將手放到戰慄着的膝上，低聲道；

「我任什麼時候都在為你祈福。但是我現在除了順從運命，是沒有別的法子的
喲。」

「……」

我將站起來。

極緊張的對談，到了一段落，她的身子現出了明顯的病身的疲勞，臨別時，她把我當外人似的，以從前最好的態度對我，臉上現出了笑容。這時的她，似乎比少女時代清瘦了些，蒼白了些。

我走下到玄關（註十六）口。十幾年前的阿廉，現在成了大學生，正像那時的我一樣穿着制服，站在那里。我見了他，覺得見到自己似的。

也許是對我抱着反感，也許是把我全忘了，他毫不理會我地走進了玄關。

「這是龍口樣（註十七）呀。你不記得嗎？」

她說道。我從她這口調裏，體味到一種安詳的情緒，做母親的她比之昔日更加侃強，我對她不免感到一些新的抵抗之感。

一門房的松樹枝上，有從外面塞進來的英文報摺着插在那裏。

這是第四次的拒絕。可是我遠離了她的家，卻更覺得這是自己愛情在受試練。我從此更難離開她，不管任何犧牲，捨棄一切的幸福，唯有爲了愛情，我才能生活下去。不消說，我不是想向她求婚。這樣的愛着她，而被那種結婚者不能另愛他人的非理的不幸所苦。或者由她看去，像我這樣的人還差的遠，不够資格也未可知。如其不然，在這樣的人世上，我所期望的僅僅是做朋友的一種簡單的事是不會不允許的。我並非對她有什麼苛求。至於要求她和我結婚麼，這事之不能，早是我精神上好幾次想過的結論。說起來，連這結論的心的交通也受對方的誤解，在我真是再苦悶沒有的。

我早擬想開一切，但沒有想開去的可能，於地上追求美，如今陷入於達不到目的的苦悶之中。我見了許久不見的她，更深切地感到被她的存在之深遠把我幽囚起來。這種荒唐無稽的心理，也許世人會嘲笑我的罷。

的確的，在我有生之初，不遇見她見也許就好了。然而現在的我呵，要從她幻影離開，無論如何，已是不可能的了。

我回到自己的公廨以後，雖是失望，想到她和我都還活着，覺得已是可喜，對於所謂人世間的運命，不想再加輕蔑的了。只是我這樣的燃燒着的熱愛着的心緒，像她那樣的人尙且要加以摧殘，想到這裏，不免有些淒涼之感。雖然如此，對於自己之能保持自己的心情，也覺得是一種足以自慰的事。

話雖如此，想起受着那樣的恥辱和苦痛，尙且愛着她的自己的心，自己也覺得自己的心境之可憐來。

第五章

我這樣想。倘若寂寞是我自己註定的運命，那末我就徹底地寂寞下去罷。如果

進入荒涼的山中，那裏有我自己的心的住家，那末我要在那裏住下去。不管怎樣的不自由，不管陷進如何的不幸，與其住在這世間的冷酷無情之中，還不如去到天涯近處了此自己可悲的餘生的好。自己在學校學過天體物理的，也許它暗示我這種運命也說不定……

我被這種思想所驅使，誰也不想碰到，唯有暮色蒼茫而寂寞的雲山景色明滅於眼前，覺得只有這情況是自己的心的風景。周圍一切都是冷的，冰凍的世界。唯有這地方才是自己的住家。若是可能的話，自己願到戰場，忠烈地戰死。爲國家將自己的整個獻上。爲養育我的國家，將自己的身軀奉還。如果不能如此，那末我願置身心於近乎天界的清淨的雪地中，將自己的意志提高。在那裏死去是我唯一期望。除此之外，已經沒有自己的住處了。……我生於相當名門的家，在富有的趣味的環境中養育成人。然而如今的我自己的意志，縱有多麼重大的事，也

搖動不了我的決心的。

有一天，我叫來了估衣商，想叫他把我的全部衣物給整理一下。因為早已沒有注意我的服裝的人，而山中的生活，又沒有保存過去的東西之必要。那明知會磨破，却以古代切（註十八）做薩摩緋（註十九）的裏子的上下衣，青色微塵紋的結城（註二十），特別染色的長襦袢（註廿一）等々，把它全都賣給那吃驚着的估衣商。於是我訓練了自己，使衣食住諸事都變得很簡單，全部的事一個人全能顧到。

我在郊外田地裏搭了大帳幕。住在裏面，開始作着山中生活的準備。我的心中已經發生了剛毅根性。那顛覆人生之冷酷的弘烈的憤怒，變成了不屈之力而興起來了。

此後不久到了冬天，我沒有生火，在滿徹寒氣的幕中，有時受二百十日（註二十）的暴風雨所襲，默然提着雨具，凝然危坐。我覺得獨自一個人，較之外界的狂

風，我自己的心裏吹着的暴風雨更大。

這時候帳幕之中括起極烈的狂風，「這回真要颳了去罷」，我任何時候都在準備逃出，呆然的閉目沉思起來。

在月明之夜，帳幕上照射着的月光，分明可見，我的孤獨有好些時候使我不能安眠。

雖然如此，我在那裏始終惦念着我所要去住的雪山，對於自己的鍛鍊毫不放鬆。

那時候唯一我的心的朋友是一挺鎗，我把它背在肩上，常々對着晴明的天空，放鎗打那飛翔着的鳥。我唯一的願望，是無論進入任何山，同時就對於山之野獸給與死之恐怖與生命之不安，我將變成這樣利害的憂鬱的獵師。

此後我在休息日，常進入奧日光的山裏，登北阿卑斯諸峰，孜孜於山嶽之研

究。我在鷲羽嶽的山頂，眺望向下而流的黑部源流如白布的情景；又冒險地渡過立山之「澤之雪溪」，好幾次這樣地旅行着，思念着自己淒涼的身世。

我過了兩年的帳幕生活，在三十五歲的十一月，終於決定入山。

長期間的等候着心的愛人，抱着無可如何的煩惱，終於我決定離開這地上而去。這也許是我的瘋狂，要不就是她的錯誤，原因雖不知誰屬，但總之，既生為人而遇不到最上的運命，是這種不幸，把我逼上這條路的。

我在高山鐵道線的古川驛下車，僱了引導者，向越中地方的有峰山前進。因為以前登阿卑斯山時，聽說那裏的山最深，而自己希望匿居於離現世最遠處的緣故。

坐古川坐了一小時的長途汽車，下了站，到了一偏茅葦和曲根笹繁密生長着的茫茫野地。

我在遮蔽身軀的草叢中走着，想着這就是自己所尋找的住居之地，好幾次淌下淚來。在這身長六尺的男子都掩蔽了的蔓草繁茂的地方，我們踩倒茅葦，遊泳似的在草裏向前走。時候是初冬，天氣微寒，連秋蟲的叫聲也聽不見。

這時在對面草叢的動搖中走出來一個男子，露出於草面的行李上綑着一把看去是黑色的刀。

「喂喂。」

「喂喂。」

我的引導者與對面的來人在親熱地打招呼。

「老鄉，我說那個是短刀嗎？」

我看見了，向引導者問道。

「因為這裏有熊。用這個提防它哩。」

「有熊嗎？」

「是的，常出來的哪。」

接着又走了兩點鐘光景，我們達到有峰山。初雪覆蓋着藥師嶽峰，望去令人心神清曠。

我在那裏站了一會兒，凝然不動地注視着。後來找到獵師頭的家，放下背袋，和他相商道：

「我是打算來這裏過冬的」

「你說什麼，我們到了冬天，都要離開此地下山去的。因爲是零下二十度，你要在這兒住，那末我們也試々住下瞧瞧。」他以這話來批判我的願望。

但在這裏住的兩三天裏，我對於這村間的人情，覺得總有些不慣。於是我更想從這裏渡過對面的山，那邊是飛驒國之地，在山村中是一個僻村，到那裏去瞧

々。然而抱着希望地來了，想不到這裏也不能停留，覺得十分可惜，只得再走一里半（註二十三），越過極長極長的山峯，於黃昏時候達到目的地。

這裏的人情風俗有些異樣，全體的風氣極其柔和，山的形勢適於滑雪。

我照例先到獵師頭的家去求引導。這時候從那倒塌的家裏走出了一個長臉蛋牙齒不齊的人。

「今晚想在您這裏打擾一宿。」

「是從東京來的罷？」

他驚奇地說着，領我進入了薄暗的土間。

「很想在此地住下去哩。」

「哦々，你真想的好哪。」

他說着不停地注視着我。

到了晚飯時候，孩子極多的這家人家，連穿着帶補跡的工作服的十七八歲的姑娘，也來我旁邊叉盤着腳坐着一同吃飯。

第二天早起後，我在四周繞走了一遭。在離村約半里的山裏，找到一個適當合意的場所，想在那兒建築自己的小屋。

叫來了村中那些以小器作和砍柴爲副業的農民，給我造柱製板。十天左右，遂造成一所小小的山小屋。

又爲了冬天的準備，我每天腰裏懷着斧頭，到各處去採薪。下了雪就沒法工作，於是以這種砍柴採薪爲每天嚴重的日課。

任什麼時候望去，阿卑斯諸峯都是皚々白雪。這是小鳥之聲，那是山間的霧。因了勤勞和開始新生活，我的心境總極明朗，努力於生活的計畫。

進入森林，我盡可能地砍取那下垂的枝子。這類枝子是被冬雪的重量所壓，從

樹身上往下垂的。我如果爬上樹去，總向那折口處下斧頭。有這種折枝的樹，大抵以自然枯死者爲多，我見了這種樹，總感到就是山上的樹木也有痛苦。

有一時期，我把樹幹砍成了四五尺長的一節，捆好了放入背筐裏，和當地住民一樣背負着，拿回到自己的小屋，然後在小屋前，用鋸子鋸了，再砍成小塊。

我現在已經全然忘記往事了。我熱中於這種事情。這種工作熟練了，變成山中最愉快的工作。

而且在工作時，我發見了種々の秘訣。比如用鋸，往々需要想像以上的力量，在鋸時，最麻煩的頂點是鋸到正中間，過了這就自然而然地很順手，這事情也在無意中體驗到。拿此事來比況我的生涯，如今就是我最悲苦的時候罷，這樣地想到自己的身上去。

開劈材也不是容易的事。雖然我有劍道的素養，可是最初也總劈不好，尤其是

有節的地方，樹幹的彎曲處，或樹根等，的確很難下手。有幾次將斧子砍入地裏，拔也拔不出來。又坎歪了時，木材滾々地亂轉，對自己的無能呆楞着的時候也有過。

然而不久之後，只需一擊，縱使任何無裂痕的木頭，也都叭噠一聲順溜々地劈開，這尤其是我快樂的作業之一。

終於我出了滿身大汗，隨即躺在旁邊的枯草地上。

一躺下，就聽見山裏的鳥聲，從不知何處吹來。

有一天，我甚至以為這就是天之音樂。我聽了這種美聲，爲之驚歎不置。

向上望去，只見不經見的小鳥於不知不覺間集攏了來，在我上面不斷地歌唱。

似乎是鸚鵡鳥的聲音，不，比鸚鵡更澄清些，這聲音以一種不知名的調子，陶醉我的心。

我驗着靜々地觀察細聽了片刻，終於忍耐不住，從小屋裏取出獵鎗，砰然一聲向天空放射。

立刻吧噠吧噠地在我腳邊，吊下了三四隻小鳥。

大小和鶯一樣，尾毛帶紅色，吃了帶着栗和檜的寄生木的果實，小肚子漲的满满的。

小小的身軀，說不出的可憐，按了按牠的小肚子，吃下不久的寄生木果實「不茲」一聲原樣的全都流了出來。我無端地將牠撫弄着，對着這小生物的一生，連想到自己的身世。

過了十天的某一天，到距離二町（註廿四）的地方去採樹枝，這次忽然聽見了「鳴亞，鳴亞」的怪聲，使我發生了不可思議的半分恐懼心。這是什麼聲音呢？不大明瞭的叫聲，不是風嘯，不是熊叫，待要細聽時，卻又忽然中止了。

說起來許是山之神秘的一種，我帶着半分恐懼的心情，來不及携出獵鎗，瞬息間呆々地楞着站在那裏。事後向獵師們打聽，也不知究竟是什麼，到現在還是莫明其妙。

在這樣的山野裏，一切總充滿了神秘，勞苦，和素朴，使我驚心，使我的心次第發生變化。

這期間我將砍來的木頭堆成井字形，漸々地比屋子堆的還高。不久，寒氣急速地襲來了。

天天地降着新雪。山中交通漸次斷絕，孤獨的心情日益深刻化。我在板壁的隙間貼上防水的澁紙，用從前帳幕的布釘補上去。專心對着這想像以上的寒冷，作着種々防禦工作。

現在從東京來的小包差不多要走四十天才到，如果雪過深厚時，不免就有斷絕

郵件的危險。

早晨張開睡眼一瞧，到處都是冰。柱子凍裂的發聲，走在土板和土間上也「巴利巴利」地響，寒氣刺人肌膚，周圍的一切「送々」地發聲，清晰可聞。

雪老是下，一天也不停。我天天嚼着乾蘿蔔湯，以試練自己孤獨的決意，並自加鼓勵。

我本來準備有一千發的雷管和三貫目（註二十五）的散彈及發火金，現在既然與周圍漸次隔離，爲了在什麼時候都不受外敵所襲計，致力於這些東西的整備和裝製。

可是降雪之後，飲用水比什麼都要緊，當雪深厚起來時，那從谷川裏引水的權管，被它壓折，倒埋在雪裏，我不得不捨此而就彼，開始忙碌於權管的修理。

權管爲雪所埋，我只得呵凍着凍僵的手，奔波於風雪中，腰雖然痛，也不得不

拼命地每天去挖掘那權管。

有一天，我張開眼睛時，枕上的頭好像整個都凍僵了似的痺癱起來，清早開了門，似乎看見有誰的幻影站在門口。呵々，這一夜門外已降了五六尺的雪哪。我唯有盡我的全力，抵抗這積雪的冰寒，是的，如果對抗不了時，我想那會被凍死了的。

此後，無論是晨是夕，在一遍白雪中，獨自個兒，沒有交談的人，沒有東西可看，可謂舉目無親，於是我唯有想起心靈深處的她來才能破此單調。

我在那僅有自己回聲的雪山中，以表現最熱烈的愛情的各種名稱，來發狂似的叫喚她。覺得唯有此一事能給我以生命之力。

深夜裏偶然夢迴時，三更的月亮注瀉着純白色的世界，週遭變成銀色，使人因凄然可怕而戰慄，這樣的事，我也經驗過許多次。



這種日子裏的一天，我滑了一天雪要回小屋時，在黃昏時候的山上，只有自己一個人的滑雪足跡，偶然想起自己此種生活，在世上沒有自己真正的家，也沒有——一個相等候的人，除了現在這樣被夕風所吹而彳亍地步行着的地方，沒有自己的歸宿——這樣想着，不覺倒在雪上，「哇哇」地放聲痛哭起來。

我心中所期望，無論如何折磨自己，如何安慰自己，最後的目的，也還是除了跑到她那裏別無他求。

許多次，我在深夜裏，忍着牆隙間吹來的風，凝視着火爐，孑然一身在爐邊正襟危坐，回想起以前悠長歲月的往事，熱淚泫然而下，拭也願不得拭地兀自忍耐着。我這樣地凜然與寒氣和寂寞相對立，同時將她想像得多麼純粹，最後甚至把她憧憬成了完全的女神。

我任何苦難都願忍受，只要能在她旁邊幸福地平地和地過生活，就是短短的一瞬

也好。如果能這樣，那末就是什麼樣的悲苦的回憶，淒慘的忍耐，我都情願承受……

但是當我忽然想到她死了時，我立刻被絕望的恐怖所襲，把我從心底整個地變成蒼白，昏倒過去。如今我在這雪地中，倘若這時候不甚健康的她死了——我到這點時，因為太可怕，常常連這種想像都不敢想起，趕緊從這心理逃開去。

我對她的死等事絕對不能細想。自己的死有時能加以思索，她的死卻怎麼也不能加以尋思。在我，總不能不抱着她的不死的確信。有多少次，多少次的想起此事而堅信不疑。

話雖如此，雪一積得過厚，我就不能不將一切的事忘記，把它從屋頂掃除去。

早晨醒來時，一聽見屋頂上軋軋的響聲，我只得趕緊起身，從便所的屋頂登上

去，用四角的杓子形的木製剗子將雪切成豆腐形，把它從上面向下剗除。

我在從事這工作時，覺得比之處於任何極地的人——例如想探高山頂巔的人，還是自己處境之可悲。在無論怎麼的困苦中，在多麼寒冷的氣候裏，他們總有團圍的家族，或者必有稱讚在等待着，要不然，也必有互相扶助的朋友。然而在

我，沒有任何一個等待的人，甚至於也沒有想給予我些微理解的人……

有時我穿了滑雪的鞋，走出了村子，買了蘿蔔，或分得一些埋在穴裏的馬鈴薯而歸。除此之外，別的可食的東西是沒有的，有時則以鎗獵來兔子一類的鳥獸，我的生活越來越寂寞，唯有更加上一種倔強的色彩。

雖然過了年，但不經過六個月，青草綠葉是見不到的。在悠長悠長的冬季裏，唯有白雪，狂風的吼嘯，和使我不安的不可解的聲音，連我那堅固無比的意志，差不多快要給頓挫了似的。這真是長期間的冬天。在我終於要敗北似的與獸類同

樣的冬籠之後，某一天忽然聽見雪地上有鶯的歌聲。這時候已是五月末，我是多麼感到得救的感覺呵。

雖說是爲求雪山之孤獨與寂寞而入山，在無日曆的山裏，這春已來到的感覺，使我的心完全安堵起來。

不久，萬山皆聞鶯的時候到了。我的心也發生一種新的喜悅，開了小屋的窗，盡力吸收這季節推移之氣氛。

鶯的啼聲有種々の不同。就有幼小的鶯，斷々續々地練習歌唱，留下不完全的——

「喀啾喀，喀啾喀，拔——丘茲，丘茲，丘茲。」的聲音而飛去。

這時候，鶯已去而子規復來。這鳥像鷗似的在晴空上忽高忽低地飛了去。

「鐵佩加，喀塔加賀賀賀賀……」

這樣的叫着，在夜裏，聽了似乎有些淒涼悲慘之感；但有時清楚地聽見它的歌唱，覺得它的笑臉好像現於天空似的。

我常站在漸次融解的雪中，爲要再見她一面，不斷地沉思着。我願將山上所見聞的一切告訴她。願將在這種苦痛和慰藉中所過的一冬的心事整個地告訴她。

我一面惦記着這事，那期待日復一日次第歸去的冬而迎春的心，聽見了不斷從屋檐上落下的雪融聲。

記不清是什麼時候，在那些日子的一天，我因村裏獵師們邀約，同到遠方獵場去過一個月的獵熊生活。

獵師們的妻子和姑娘都出來送行。大家穿着滑雪鞋，踏着殘雪，勇敢地從村裏向前走去。鍛鍊過的他們的胸脯挺得像四方形，足指像扇子似的散開着，一一在地面上印下了形跡。

噠的一聲，是衝天的鎗響。不管是岩下，是絕壁，他們只要聽見了動物一類的獵獲物就跑上前去，我和他們在山中一塊生活，過了幾十天，獵得了兩隻熊，得意揚揚地回到村裏來。

這時候，較子規稍晚，在深霧的黃昏，疲勞於長途旅路的郭公鳥飛來了。無氣力地歌道：

「郭公，郭公，」

不久雪地中叢生了一二百棵薇和蕨，於是山裏之春日漸燦爛起來。

雪融後的山，野草臥倒，變成了絨氈一般。耀眼的季節的變化：山藤和落葉灌木次第枯死，山樹的花逐漸地開放。

夜間，月亮常被雲遮，我被飛來棲息於屋頂的山鳥驚醒，又為鼯鼠的出現所懾。正在這夜半時，窗下土塊蠕然而動，偶一注視，聽見了那短耳的山兔。我的

生活上，新出現了素朴的變化和安堵。

然而我一想起了她，總改不了想見她的念頭。想起人世間思想漂忽無定，就是她的心境恐怕也保不住不會發生變化；想到此點時，要試探她的真心的念頭陡然而起，不能抑壓。

實際上這一冬的生活，真使我生起不能等待的感情，縱使從此次第深入山中，那在自己生命結束之前，也無論如何要再見她一次的：

我於是下了決心，急不及待地從飛驒山裏，以她家爲目標，一直線地跑下山去。

到如今爲止，爲了她，我是多麼自苦，多麼自勵呵！我把這長期間生活情況寫在三十頁的信箋上，又來到整七年前，我三十一歲時好不容易找到的上原的她的家。

但是這房子已住了別家的人，我不得不又到大學去打聽。

後來知道在杉並區，我立刻從新宿坐了長途汽車，到那裏去找。

正是十月末，在靜穆的陽光下走着。我找到了有石階的文化住宅。我走進在滿是紅葉的櫨樹下面的門，又拐到廚房便門那裏。院子裏放着沒有狗的小狗窠。

這時在廚房的她，覺得有人來的聲音，回過頭來望見了我，吃了一驚，心裏受了衝擊，眼裏閃耀着光，趕緊地走向我前面來。

我在窗的鐵柵外，現出與心中正相反的沈鬱的無表情，打招呼道：

「請拿這個。」

說着把預備來的信交給她。

這信裏一切都寫着的。她接過了後，我回過頭就想走。這時她對於我這突然來訪，而又忽然翻身想走的我感到有些失措，很快地追問我道：

「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呢？」

我沒回答她的問，只是說：

「裏面都寫着的。」同時視線注在她拿在手裏的厚信封上。這時她好像了解，點了點頭，我於是不返顧地從她家走了。

當她追着似的叫喚我時，我在這一瞬間，看到她的眼裏有紫色的光燦燦的射着。

然而那時她的臉上，青春早已消失，已四十七歲的她的臉，已不紅暈而顯得青白，極像二十幾年前去世的她的母親。

那時候我穿 melton 的黑衣，沒有戴帽子，走到無人處想起一向曝於生命之恐怖，如今兩人還能生逢，不禁悲喜交集，於是一邊走，一邊暗自哭了起來。讀了那封信，她一定不會了解我的心境的。從山中老遠地一口氣跑來的自己，帶着滿

懷愁緒，在勞苦後得再會的此時，只有不停地痛哭而已。

我對於她，決不要求結婚。只求和她自由地談話。只求這點而已。然而她既有丈夫，就不許我自由地走到她身邊。因此在我的立場，倘不超越今日結婚制度之倫理，我的願望就不能成立。

過了四五日，我照信中所說，又去到她家。到的時候是九時左右，這天只有她一人在家。我走過裏門，進入客廳。

然而當我和她對坐將要爲禮時，我的眼睛已張不起來，已經是那樣地充滿眼淚了。

「你的信已細々地拜讀了哪。」

終於她先開口。

「……」

「本來想寫回信的。」

她又接着說。

「後來又想還是見面時當面說的好。」

她的態度，已不像在上原訪問時，四十歲時代的堅強嚴肅，隔桌坐着的她的姿態，顯得有些柔和，令人感到她把激情納在內心。

我在青年時擁抱過她的。她也會燃燒過熱情，親切地愛撫過我的。

然而我們不會有過一次超過這以上的行爲。雖然如此，我們的心，却比一切更爲熱烈。

我沈默了好一會，好容易才說出話來。

「未亡人的再婚……」

我把信中所寫的事引出來說。那是，倘若她是未亡人的場合，許能够結婚罷的

意思。

1011

「那是可以的哪。」

「那末，關於女子的貞操有什麼意見呢？」
我尙顧念前途，再度問道。

「我想貞操是屬於主觀的。」

她靜々地安穩地答說。

聽了這話，我真覺得好像得了救。她的這回答，令人吃驚，令人差不多要感到恐怖的意外；她與以前完全不同了。對於自己一向近乎苛刻嚴肅的她，如今說出了這句話，是經過多麼長久的良心的苦悶呵！這是可以想見的。

我認這是她對我有愛情的表示，是她長期間苦鬪的結果。這並非我的幻想，想起昔日常處在戒律中的她，我自自然而然地會如此感到。

說來她已是上了年紀了。然而這於我絲毫不成問題。因為我已不是在愛着她的青春。我所愛的只是那證明一切有形無形的崇高的存在。我所見到的是超過任何人的美麗的她的精神。今天我在她的臉上，發見了無形的曾經懷慕的過去生活的全部。好像是對着幼小時候死去的生母那樣的感覺，只是期望相見，期望在她的旁邊，笑着，說着，以回思昔日的往事。在別人看去毫無意義的事，在我則是多麼難得的一種熱望的思慕呵。

「我對你是多麼想躲避呀。可是，我的另一個心，却比這更強烈地在追求着你哩。」

「謝々你，秋子小姐。我聽你這話真是多麼快樂呵。」

「現在我要對你說，我如今只在名義上是妻，是母而已。爲對丈夫和孩子的盡責，我活到現在。」

她接着說她的孩子阿廉已經大學卒業，就了職，又說爲阿廉的結婚，她要盡爲母的最後的義務。又告訴我說，她對丈夫偶一提及我們的事時，她丈夫只是「哼」的一聲，什麼也不說。

不久，似乎有人來廚房間有何所需沒有(註廿六)，她到那裏去，回來時進入了電話室，好像向外邊要了芙蓉蛋和卵綴(註廿七)，回座時間我道：

「你吃哪一種？」聲調是極柔和的。

我站起來到便所去，從便所來時，覺得院子裏掃除得十分乾淨，在屋傍的小菊已盛開着花。隔庭有洋室，似乎是她丈夫的書齋，窗戶靜々地緊閉着。

我在她的態度裏，感到昔日的親和氣氛，這是她多年來所沒有的。

「呵々，以前我對你告白了愛，使你的生活那樣的不幸，我的那種罪孽，到了現在，多麼對不住你呵。」

然而我對她這話，立刻加以強烈的反駁道；

「爲什麼？我是爲我自己而生活着的。很快活的來你這裏哪。恨過你憎過你的事一次也不曾有過。因爲這種生活對於我是最幸福的。」

停了一會兒，她說道，

「再過五年，你若再來是最好的。」

「真的嗎？、那好極了。」

她這話什麼意味雖不大明瞭，我被涕爲笑地反問了她。五年的歲月，對於我不算什麼，在那時想只等於一個月似的。

「這是超越了豫期的幸福呀！」

我又這樣的說了。

過了一會，她說那將近百歲的老師，最近曾一度來看她，談了一陣就走了。這

時又對我說 以前借給我的小說裏邊的女主角安娜，留下了丈夫與兒子而自殺，像她也許比我們更幸福也說不定。

我一面聽着她的話，偶然望見壁上掛着的短冊，上面寫着她所喜歡的不知何人所寫的和歌；

夢裏醒來，

冷清清地，

抒說着今生和後世的清澄的月呵。

最初極為緊張，不久我們之間，交流着愉快的親和心。到了兩點鐘時，我想回去而站了起來。

這時，撥除了一切的感情，我們很想擁抱而彼此湊了近前。然而我們終於不會那樣做，只是深々地爲禮道別，再冷靜地分手了。

第 六 章

我抱着半死的決心下了秋山時（註廿八）如今完全改變心情回上山來。雖不能說我的心裏連一抹哀愁也沒有，但我心裏却已有着一種對於前途的希望似的感覺在明朗地洶湧着。

我在東海道線岐阜站換車，到高山線的古川站，改乘長途汽車，更在草野走了五里路程，又回到寂靜的山裏去了。

回山後，不論寒暑，每天總仰望天空以自寬慰。同時，我又計畫着攀登長年希望的藥師嶽。

這因為我生起了從此處他遷的念頭，北阿卑斯諸峯大抵都已登過，唯獨此峯尚未親窮其極。

記得曾在針之木山頂上看過的藥師峯不像站立的山，不像刀劍那樣的直立，而是悠然像一隻牛躺臥着的姿態，龐然大岳，有着廣大的形狀。用望遠鏡望去，它是難以形容的赤岩，鋸齒似的並排着。

我這時計畫攀登藥師峯的事，心中起了一切願望完遂似的感覺。

可是第一回的縱走，到了「上之岳」的小屋邊，遇着傾盆大雨，狼狽地逃入「三侯蓮華」的小屋；第二回從立山溫泉進去，渡真川，越折立峠，約莫渡涉了半日，終於弄的足腫指痛，失敗而歸。

到了第三回，由大和田峠進入，這才算成功。這次有熟悉的獵師頭老西爲引導，兩個人荷了鎗，持着鴛口，不用說，連獵犬都帶了去。

這樣地到了曾任兩三天的有峰盆地，那裏還殘留了三四尺的雪，我們渡過冰冷的川，天漸明亮時，登上了山路。

上了山，不斷地聽見細小的鳥聲，這聲是皮——皮——的調子，令人聽了痛切地感到一陣陰暗的斷腸滋味。

「什麼鳥呵，這是？」

「這叫無緣鳥。」

獵犬向前跑去，白色的雷鳥時々在雪中紛紛逃走。

後來到了風勢極強的尾根邊，心臟強健的我毫不悸動，也毫不耳鳴，隨後就登上了宿望的頂上了。

我的心裏充滿了一切明爽的情緒。倘若五年後和她相見，我非將這次攀登藥師峯的情形告訴她不可。

回頭看一看引導者老西，他被風吹着，跑在一座不知名的祠廟裏，在拍着手（註廿九）口中喃喃地向神明祈禱哩。

我們被緊張的寒冷的山風所吹，在赤岩山站了一會兒，於是繞着祠廟的背後，在那雪的盆地避風，從那裏俯瞰遠方黑部之銀流，指着未曾登過的諸峯，覺得任何時候，心的期望總無盡時。站在那裏，忽然覺得自己如今所在之處，有如地球的極端，而我的心裏，更想到人間世之外的世界，覺得我們決不應以為唯有這現實世界才有勞苦。

「下去麼？」

老西過了一會兒說道。

「好罷。」

「那末，好々滑下去。」

我們從山上向下滑身後支着鳶日(註三十)，嘴裏喊着「二三」，在五六十度傾斜的雪山向前行，一口氣滑下山去。

這是用着好像腳向上的姿勢，全身差不多以使眼暈耳鳴的那樣壯絕的速力，兩個人一前一後地從山腹向下降落。

這一冬的悠長的雪的季節，我住在同一的小屋，然而身體之底裏，雖在那樣的嚴寒中，因為對她相思心切，其他的勞苦已經什麼也不感到了。

可是還有偶然浮在心上的事，這就是她或者會死去的不安。

我們是知道「熱愛」這句話的。只是細想了想，實際上我們似乎還不會了解它似的。我們生到世上來，關於愛的空虛的話，會記得不少。我們是相愛着的。然而我們彼此間沒有經驗過滿足的愛。我們之所以陷入於此種運命，我想只是因為她比我大了七歲的緣故。

· 她會好多次說了這樣的話。倘若「我們早些遇見就好了」，我想，還是她晚點出世更好喲……

然而細想起來，所謂人生於世的事本是寂寞的，我之遇見她，在我已是很幸運，已是無上的喜悅。

生活於世間而一輩子不會遇見像她一樣的人是很多的。不，大多數的人，大概是不會遇見的呵……

這樣想來，自己的運命決不是不幸。反而我不能不對着到此刻為止的神的意志示謝意……

我於翌年春天下山。喧擾的地上極可懷念，想在這地上去等待我的愛人。可是這時候我的錢早已用完，只得由教授劍道以維持生活。

不久，她相約的快樂的第五年已臨到了。我的心將接受何等的運命的決定呵，我以那一天為目標，一天天地挨過日子。

我這段過去本想自開頭就從這裏講起的，但把這最後的事情先講，我實在忍

受不了，所以最後的事仍留在這裡說了。

這時我已四十三歲了。再過一個月就是第五年的那一天，終於到了最後要和她相見的前一日。

信什麼的該來了罷，該來了罷，這樣等着，我終於接到她所寫的，她最後沉痛的悲哀的信：

「軟弱的我雖然病倒了，還挨着活到相約的日子之前日，請你誇獎我罷。我的心願在地上不能完遂。呵々，請你饒恕這可憐的我罷。就是這短々の信，也是費了多麼長久的時間，寫了又寫の呵。」

我拿着這封信，——讀錯了嗎？不，我一口氣讀了三遍，立刻知道這是不能動搖的死的預告，失去了心似的立刻倒在地上。呵々，我陷入哭着哭着，哭也哭沒完的悲痛中了！

這種意外的結果，那樣的和追求的人不能相見的可憐男人的一生運命，請你試想像罷！我在隨後，確知她的死訊。

細想起來，我的一生裏，生爲男子，却任何事也未做成。說起來，可以說是白過了一生。生到這功利的世界來，不知道生活之道，自己陷於毀滅之途，我，恐怕不過是世上最愚笨的男子罷。

但是，只有一件，我以全心全靈，誠實的不變地愛着她的事，可以言之無愧。我捧出了一切，盡我的心，盡我的思想，不顧其他的一切……誠實地只愛着她一個人。

無論怎樣的困苦，怎樣的寂寥，只要想到這是爲她，在我就立刻不成問題。然而呵，這樣熱愛的人，如今從這地上消失了。

我哭着，哭着，眼睛差不多都腫了。但這二十三年間，我在種々の心的苦悶之

後，對於人世愛情之空幻，已經看透。我的心裏，早已有了某種準備了。

這段可憐的獨身漢的經歷，這個狂熱而近乎謬誤的生涯，請你恥笑罷。

事到如今，我好不容易發見了唯一的與在天國的她通消息的方法。那就是用那霎時消失的那種夏夜的煙火，向她所在的天空放射上去。這是在悲慘的每夜，我仰望穹蒼，偶然想起的。

是喜歡或是壓惡，如今已無法問她，總之，我要放射煙火，用那她會以嫩手摘過的夕顏花，當做華美的煙火，打向青而暗的夜空去給她。

我願在一個夜裏，爲了已經發狂似的自己的慰藉，和煙火師一塊站在原野中間，這那裏，放射出的震耳的炸裂聲，同時，夢幻一樣地開放了一瞬的煙火，消失於空中。在消失時，我就當做那是我的在天上的她把它摘了去。這事情，我至今仍引以爲自己的慰藉哩。（原文完）

譯 註

一一六

(註一) 和泉式部爲平安朝時代女流歌人，五歌仙之一，著有和泉式部日記，一名和泉式部物語，是一部客觀描寫的短篇戀愛日記。

(註二) 通夜爲日本葬禮儀式之一部分，於葬死者之前夜，集近親者於棺旁，終夜不睡，互談死者生前之善行軼事，是夜謂通夜。

(註三) 觀音講，日本習俗，於死者去世後四十九日請和尚來誦觀音經，爲死者祈冥福。

(註四) 高內侍亦平安時代歌人，爲儀同三司之母，此歌見於百人一首之內。

(註五) 關西爲日本西部北方之稱，自箱根以西爲關西，箱根以東爲關東。

(註六) 簞笥爲收藏衣物之家具，大抵均爲木製，主要材料爲桐木。

(註七) 夕顏花爲屬於瓜科的一種野草，於夏夕開乳白之花。

(註八) 三味線又稱「三絃」，爲日本用於俗曲之一種絃樂器；蓋我國元時產物，明代經琉

球輸入日本。

(註九) 清元爲淨瑠璃之一派，亦俗曲之一種，江戶時代最爲流行。

(註十) 建禮門院右京大夫爲高倉天皇之皇后，安德天皇之母，平清盛之女，平氏源氏之爭，平氏敗，與其父及安德天皇偕逃，落水被救，隱棲於京都之大原，爲悲劇的人物。

(註十一) 半襟爲和服領，露出於外，以爲美觀，種類甚多如洋服之領帶。

(註十二) 裏口爲日本房子之後入口，大抵靠近廚房。

(註十三) 乾物屋，爲食料品店，商品以海產物爲大宗。

(註十四) 一高爲官立第一高等學校之簡稱，是日本高等學校之最著名者。

(註十五) 小田急爲小田原急行電車之簡稱，往返於東京小田原間，沿途風景甚佳。

(註十六) 玄關爲日本人家正門之入口處。

(註十七) 龍口樣，龍口爲本小說男主角之姓，樣爲尊稱，此處畧含親密之意。

(註十八) 古代切爲古代之布。

(註十九) 薩摩絰爲有紋樣之木棉製的織物，出產地爲鹿兒島，稱薩摩絰者因鹿兒島舊名薩

靡故也。

(註二十一) 長襦袢爲和服襦衣，長短與上衣同。

(註二十二) 二十十日爲立春後第二十，約當每年之九月一日前後；是日多暴風雨。

(註二十三) 一里半約合中國十里。

(註二十四) 町是距離之單位，一町三十六丈。

(註廿五) 貫目爲重量之單位，一貫目約六斤餘。

(註廿六) 以前日本家庭，每於晨夕有熟悉雜貨商人或米商來問所需，此風事變前猶存，今

日已替。

(註廿七) 卵綴爲面上有鷄蛋之食品，用以代飯。

(註廿八) 峠爲山與山間之間道。

(註廿九) 日本人禮神禮佛及拜祖先時，均拍手三下，然後合掌。

(註三十) 鳶口是登山具之一種，作棒形，頭上有鈎。

出文協承認
ア 100442 號



天上人間

<p>昭和十八年 五月二十日 初版印刷 昭和十八年 五月廿五日 初版發行 (三,〇〇部) ◎ 定價 一圓五十錢</p>	<p>著 者 方 紀 生</p>	<p>發行 者 大阪市西區阿波堀通三ノ九 株式會社 錦城出版社 代表者 岡 本 政 治 (出文協會員番號一〇七五二九)</p>	<p>印刷 所 大阪市西區阿波座中通二ノ四 井下書籍印刷所 (印刷會員番號 西大三五)</p>	<p>發行 所 大阪市西區阿波堀通三ノ九 株式會社 錦城出版社 電話新町二一八 振替大阪七〇三二八 東京品渡所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三ノ六 電話九段三八〇六 振替東京一八三〇一八</p>
---	----------------------	---	---	--

配給元 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

87

500037